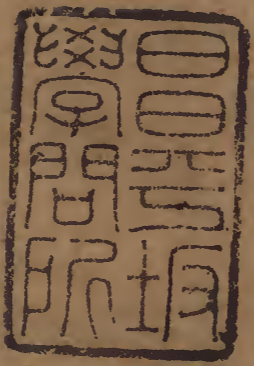


八大家
一 大模文鈔

制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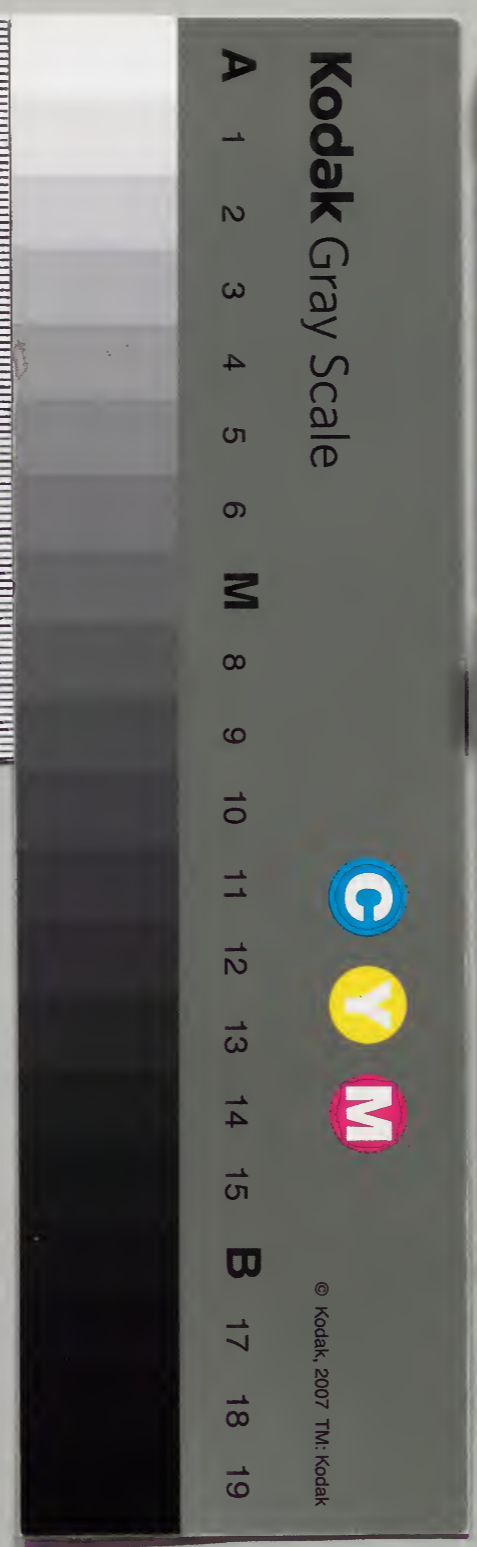


			五	漢書門
		六	五	
三	三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函	五		
	三	四	書
九	三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 (24)
函號	360 64

廿七



蘇文忠公

文鈔

蘇文忠公文鈔引

淺草文庫

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白之於詩韓
信之於兵天各縱之以神僊軼世之才
而非世之問學所及者及詳覽其所上
神宗皇帝及代張方平滕甫諫兵事等
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并西羌
鬼章等劄子要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

知其爲何如者朱晦菴嘗病其文不脫
縱橫氣習蓋特其少時沾沾自喜或不
免耳入哲宗朝召爲兩制及謫海南以
後殆古之曠達遊方之外者已然其以
忠獲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
之罪哉予錄其制策二首上書七首劄
子十三首狀十二首表啓二十六首與

執政及友人書二十二首論七十首策
二十五首序傳十首記二十六首碑六
首銘贊頌十五首說賦祭文雜著十五
首釐爲二十八卷歸安鹿門茅坤題

蘇文忠公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軾幼穎悟有識比冠博通經史
 好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寘第
 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
 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五年調福昌
 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
 育與軾耳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
 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
 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

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喪除還朝適王安石執政素惡其異已以判官告院旣而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授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神宗卽日召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河決曹村泛溢漚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曰大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遂築東南長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

復請於朝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謝表語并媒孽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軾成國史珪有難色帝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帝意不允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連年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

以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安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庸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哲宗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朝廷以范純仁言復散青苗錢司馬光請申嚴抑配之禁軾繳奏先是軾議請對遂止初祖宗行差役克役者多不習又虐使之有終歲不得息者安石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爲民病光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曰於君何如軾

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行差役正如罷長征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

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卿官遽至此乃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四年軾度不爲當軸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論前蔡確罪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不宜深罪爲仁政累宣仁后心善其言而不能

用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餽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溉田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宋廢不治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

杭人名爲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江上流地名石門鑿漕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浚古河以避浮山之險復言三吳之水滯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慶曆以來松江築挽路扼塞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俱不果用人以爲恨軾再葺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云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

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
歲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皇后及大
長公主乘犢車不避儀仗軾劾奏之駕回詔皇后而
下毋迎謁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
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
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
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
以兩學士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
書云云定州軍政壞弛會春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
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
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初宣仁在時侍御史賈易監察
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後論軾及弟轍所作文詞譏
斥先朝三人者皆坐黜及紹聖初御史復以爲言謫
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
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
藥餌皆無有初餽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
室僦人運甕畚土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徽
宗立連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

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轍爲文章俱師其父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軾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等集奏議內外制和陶詩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目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挺挺大節每爲小人忌惡身後猶編名元祐黨毀文集刊行者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忘倦親製集贊賜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目錄

第一卷

制策二首

御試制科策

擬進士對御試策 并引狀

第二卷

上書一首

上神宗皇帝書

第三卷

上書六首

再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徐州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代滕甫辨謫乞郡書

第四卷

劄子六首

議學校貢舉劄子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第五卷

劄子八首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乞郡劄子

辨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第六卷

狀六首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轉對條上三事狀

薦宗室令時狀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第七卷

狀六首

諫買浙燈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劄子

乞開杭州西湖狀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第八卷

表啓共二十七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謝宣召入院表

杭州謝放罪表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謝賜衣襖表

到昌化軍謝表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表

謝兼侍讀表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杭州謝上表

謝歐陽內翰啓

謝應中制科啓

謝賈朝奉啓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賀韓丞相再入啓

謝韓職啓

謝王內翰啓

賀韓丞相啓

定州到任謝本路監司啓

答陳提刑啓

答彭賀州啓

答王承議啓

答王幼安宣德啓

登州謝兩府啓

第九卷

書九首

上富丞相書

上曾丞相書

上劉侍讀書

上韓太尉書

上王兵部書

上梅直講書

上文潞公書

與章子厚書

應制舉上兩制書

第十卷

書十三首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答畢仲舉書

答張文潛書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答黃魯直書

答秦太虛書

與李方叔書

答謝舉廉書

答劉沔書

答李端叔書

答史諷書

第十一卷

論八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秦論一

秦論二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思治論

第十二卷

論九首

武王論

平王論

始皇論一

始皇論二

漢高帝論

魏武帝論

魯隱公論一

魯隱公論二

宋襄公論

第十三卷

論九首

伊尹論

周公論

管仲論一

管仲論二

范文子論

范蠡論

伍子胥論

孫武論一

孫武論二

第十四卷

論九首

樂毅論

商君論

戰國任俠論

范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霍光論

諸葛亮論

第十五卷

論七首

孔子論

子思論

孟軻論

荀卿論

韓非論

揚雄論

韓愈論

第十六卷

論八首

書論

禮論

春秋論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中庸論下

續朋黨論

續楚語論

第十七卷

試論十首

刑賞忠厚之至

重巽以申命

孔子從先進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儒者可與守成

物不可以苟合

形勢不如德

劉愷丁鴻孰賢

禮以養人爲本

王者不治夷狄

第十八卷

論解共十首

鄭伯克段于鄆

用郊

會于澶淵宋災故

熏肱以濫來奔

小雅周之衰

大夫無遂事

定何以無正月

猶三望

觀過斯知仁

君使臣以禮

第十九卷

策五首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第二十卷

策七首

專任使

厲法禁

抑僥倖

決壅蔽

無責難

無沮善

敦教化

第二十一卷

策七首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勸親睦

均戶口

較賦役

去姦民

第二十二卷

策六首

倡勇敢

定軍制

教戰守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第二十三卷

序傳共十首

范文正公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田表聖奏議序

息繹先生詩集序

樂全先生集序

王定國詩集序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送水丘秀才序

方山子傳

陳公弼傳

第二十四卷

記十二首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南安軍學記

醉白堂記

墨妙亭記

墨君堂記

靈壁張氏園記

王君寶繪堂記

李氏藏書房記

張君實墨堂記

放鶴亭記

文與可筓簞谷竹記

石氏畫苑記

第二十五卷

記十四首

蓋公堂記

莊子祠堂記

李太白碑陰記

眉州遠景樓記

喜雨亭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遊桓山記

石鐘山記

大悲閣記

安國寺大悲閣記

四菩薩閣記

衆妙堂記

清風閣記

第二十六卷

碑六首

宸奎閣碑

上清儲祥宮碑

廣州羅漢閣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第二十七卷

銘贊頌共十五首

三槐堂銘

德威堂銘

九成臺銘

擇勝亭銘

漢鼎銘

徐州蓮華漏銘

夢齋銘

文與可飛白贊

延州來季子贊

王元之畫像贊

王仲儀真贊

韓幹畫馬贊

三馬圖贊

磨衲贊

十八大阿羅漢頌

第二十八卷

說賦祭文雜著共十五首

稼說

剛說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魏國韓令公文

問養生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目錄

日喻

明正

太息

藥頌

傳神

六一居士傳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書東臯子傳後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目錄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制策

御試制科策一道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
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
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
或蠶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
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

蘇文忠公文抄卷一

比典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
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
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
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纒繫者衆愁歎者多
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
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
在于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
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
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

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
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
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撓
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
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
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
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
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

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
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
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
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
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
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
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
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

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
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
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
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
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
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
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
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
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

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
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
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
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
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
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
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
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
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

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
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
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
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
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
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
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
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
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

仁廟多仁厚
而柔緩故子
瞻振厲在此

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
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
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
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
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
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
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
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
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求之聞焉此臣所以妄

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
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雞鳴而起曰
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
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
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
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
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
鑿田野雖闕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
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

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
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
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
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
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
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

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
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
相與問荅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
相與問荅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
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
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
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
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

言
鑿心剔骨之

宋仁廟時有此風

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

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盪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

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
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
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
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覺大言
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
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
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
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
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

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
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
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
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
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
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
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
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
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

捐秦以委之
之說未安大
畧條邊事一
着猶疎濶

切近今日之弊

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巳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綿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

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

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典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敘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

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入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悉切時

弊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

有見且與仁
廟最爲中病

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喻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

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禘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

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
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
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
以膏粱爲汗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
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撻獄市
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
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
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爲撻姦也
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爲撻姦則夫曹叅者是爲
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
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
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
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
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
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典禮樂
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
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

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其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

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眾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

此等處却類
今策矣

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叅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鏘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義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

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

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君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

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

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
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
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
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制科策亦隨問條荅在長公亦未盡所欲言
而中間持議大較多通達國體非經生所及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并引狀

皇帝若曰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
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詎以世務豈
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
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
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
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
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
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

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

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竊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

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
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
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
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
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
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
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
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

曰其受利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
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
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
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
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
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
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
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
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

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
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
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
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
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
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
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
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
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
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
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
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
之今政事堂切中當時請事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
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
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
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
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
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存以

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

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

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
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
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
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
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
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志豈淺也
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
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
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

直言橫山之兵

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
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
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
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
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
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
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
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
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

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

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踞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

以此上下不
和故制策及
此

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
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
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
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
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
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
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
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
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

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
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
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
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
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
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
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
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
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

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
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
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揀弊之道必先立事
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
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
無知人之明則循規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
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
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
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

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
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
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
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
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
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
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
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
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

房瑄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

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切○中○當○時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刑○公○之○論○

指○荆○公○之○於○惠○卿

易○

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
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
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
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
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
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
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
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
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
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
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
之臣謹昧死上對

借擬士對以諷諫當時之政而擘畫處更勝
前首

東坡病當時狃於青苗條例諸法及橫山厠
兵等事故特擬策以發其直言敢諫之氣不
知當時曾及聞神廟否然據愚見此作亦不

過條其事而言之耳未有一段精光意見關
悟人君令其實落做手處其不逮賈誼治安
策多矣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一

